



巴赫金 著

青春来临

新文艺出版社

巴 赫 金

青 春 來 臨

韋 辛 景 涵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 9 5 7 •

П. БАХТИН
ЮНОСТЬ ПРИШЛА

本書根据 ВСЕСОЮЗНОЕ УЧЕБНО-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РУДРЕЗЕРВИЗДАТ МОСКВА

1956年版本譯出

青 春 來 臨

巴 赫 金 著
章 辛 景 涵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号 1295

· 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7 1/2 字數 152,000

1957年4月第1版

195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 (6) 0.6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通过电气工艺学校的一群男女孩子的学习生活，生动而有趣地描写了他們各种不同的性格。主人公羅司傑洛夫是一个自幼失去父亲的孩子。他沒有得到母爱，五六岁起就开始和十五岁的姊姊瓦里亞一起生活。他健壯、聪明、勇敢，但是頑皮，好打架、違犯校規。在学校与共青团的培养教育下，他逐漸認識并克服了自己的缺点，当上了班長，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苏維埃时代的学校不仅把孩子們培养为有知識的人，而且使他們在思想上成長了起来。

第一章

下午三點鐘左右，一個年紀十六歲光景、身材高大的小伙子，肩上揹着個背囊，在城郊的電氣工藝學校的明亮的四層樓房屋面前停了下來。他的外表引起了路人的注意。雖然在寒冷的秋天，他還穿着單薄的、顏色模糊的短上衣，一頂舊便帽，好像被女孩子家烤焦得發亮的油餅似的。小伙子的手和臉都是烏漆麻黑的，因此牙齒就顯得更白了。他那對靈活的、象茨岡人那樣的黑眼睛，閃耀着淡藍色的光芒。

這時候，另外一個孩子費勁地提着一個很大的、顯然是很重的手提箱，由一位手忙腳亂、滿臉紅光的太太陪伴着，向學校走來。他的圓臉因為使勁漲得通紅，直淌着汗。他不时想偷偷解開厚棉襖的領子，但是每次都在他那位姑媽的尖刺般的眼光下，慌忙地把手放了下來。

“不許解開，彼得！你會着涼的！”她嚴厲地阻止說。

終於，在學校門前，當那女人用眼光尋找房屋門牌的時候，小伙子很快地敞開了棉襖，甚至把裡面那件色彩鮮艷的上衣鈕扣也解開了。秋天的微風使汗濕的頭頸舒服涼快，但是這會兒這位嚴厲的太太卻一點也沒有注意到：她急于要向自己的侄子說出一連串訓戒的話。

瑞妮亞姑媽看到了那個站在學校房子前面的揹着背囊的

小伙子，高兴地說：

“你瞧，彼得，上学迟到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呢！你倒害怕他們会不收你。可是……这个人好象是当地的‘伙夫’呀。可是你別着急。我来給他們說，怎么可以不收孩子！我要使所有的人都吃惊，我会达到目的的！他們会在我旁边忙着轉的！……”

“伙夫”不知朝什么东西笑了笑，就坚决地走进大門去了。

这时候学校里正是課間休息時間。走廊里人声嘈杂。一群女孩子站在一边。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叫杜霞·卡尔波娃，她看見技师阿列克賽·庫茲米奇小心地挽住一个稍微有点慌張的髒小子的臂肘，兩人一起往二楼走去，大概是去見校長的。當他們經過女孩子們身边的时候，杜霞嘆笑一笑，大声地对女伴們說：

“这个人是从烟囱里出来，直接到我們这儿来的！”

“小声些！”另一个女孩子卡嘉·齐米娜打断了杜霞的話，“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嗎？还是別跟他打交道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据我知道，这个人是从我們小学里出来的。他的姓可能就是聶司傑洛夫。我們在一起念过四年書，后来，男女分校的时候，他就到男子学校去了。一个敢作敢为的人呢！”卡嘉不知是讚美呢还是害怕地拖長着声音說：“我和他住在一条街上。”

“干嗎要把这种人收进来呢？”杜霞瞧不起地說。“自己不学习，还会妨碍別人。我一看見他就完全明白了……”

“你才不明白呢！”卡嘉热烈地反对說。“他是个流氓——”

沒有錯，夏天他把所有的果園和菜園都搜遍了。可是在學習上呀……你能趕得上這種人才算你厲害哩！”

當女孩子們在談話的時候，尼古拉·聶司傑洛夫在阿列克賽·庫茲米奇陪同下沿着長走廊走去。在二樓上，有一個瘦長小伙子打一扇門里衝着他們直跳到走廊里來，猛地往聶司傑洛夫的身上撞去。尼古拉迅速而靈巧地把一隻腳伸到奔跑着的人的身子下面。那小伙子立不住腳，就一個筋斗摔在地板上。

“這是幹什麼？”生了氣的阿列克賽·庫茲米奇問道。“別忘了你是到了學校里了！”

“下次這個冒失鬼就會小心些了！是他先來撞我的……”

不大會兒，聶司傑洛夫來到了校長面前。他在这位年紀已經不輕、而且樣子很嚴肅的人面前挺直了身子，滿想顯出自己是一個有教養的人。但是阿列克賽·庫茲米奇把一切都破壞了：

“好一個英雄！這樣的学生我們這兒還沒有過呢。剛進學校差點兒就打起架來……”

於是技師就敘述了走廊里所發生的事。

這個新生從自己和校長認識的第一分鐘起，就在等候警告了，或者最低限度，要受到訓斥，但是普拉東·尼基奇奇仿佛並不重視技師的敘述似的，他開始談起別的事來。聶司傑洛夫象士兵一樣簡短地回答着問題。他老是想把那雙髒手藏在背後。

“為什麼你一個人來，聶司傑洛夫？來上學的学生都得由家長陪來的嘛。”

“沒有人能陪我来，”孩子冷淡地回答說。“姊姊沒有工夫：她又要工作，又要学习。”

他不喜欢这个問題，他第一次把眼光从校長身上移开。右面牆边放着一具有鏡子的衣架。聶司傑洛夫无意中朝它瞥了一眼，看見自己臉上有很多黑斑点，就慌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淨的破布来，显然这是他用来作手帕的，他想拿它来揩去臉上的骯髒。

“沒有肥皂和刷子怕不行吧，”普拉东·尼基齐奇微微一笑。“你老实說吧，是揩油坐車来的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从烏茲洛瓦亞乘煤水車来的……”

“啊，啊……好吧，来了也好。我看你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。但是你以后得加强紀律，要习惯我們的制度。我們將教育你，把你安置在宿舍里。你瞧着吧，你將來对人們会有用处的。当然要經過一些時間，”校長留心地看着那新学生的茨岡人式的眼睛，补充說。

普拉东·尼基齐奇是一个很严肃的人，但是在他的声調和手势里，在他那难得有的笑容中，敏感的小伙子捉摸到了一种温暖。他想：“我和这个人会合得来的……往后該不会更坏吧。我真不喜欢那些首長……”

“那末，阿列克賽·庫茲米奇，”校長向技师說。“請把他送到浴室里去。叫他們給他挑选一套制服，給他吃个飽。”

在門口，聶司傑洛夫和技师差点儿被一个高大肥胖的女人撞倒。在她后面好不容易跟着一个臉儿圓圓的小伙子，就是聶司傑洛夫在街上看到过的。

“我們还是把手提箱留在这里吧？”那孩子經過秘書的桌

边的時候，畏畏縮縮地問。

“你瘋了，彼得！人家會搬走的！”姑媽快要走到校長辦公室的中央時，嚴厲地反對說，接着她問校長道：“可以進來嗎？”

“請坐，”普拉東·尼基奇回答說。“您帶彼得·季林來了嗎？”

“完全正確！可是您怎麼會知道這孩子就是彼得·季林呢？”

“開學時遲到的有兩個人：聶司傑洛夫和季林。您在門口碰到的就是聶司傑洛夫。”

“我的侄兒遲到完全是因為特殊的家庭事件。那個聶司傑洛夫您怎樣處理我不知道，可是我的彼得您得收下。我要求您這樣做！不然我就去告狀了。你們應該感謝，人家把一個好家庭中出來的孩子送給你們來教育！”

彼得的姑媽話說得非常快，如果不是她為了要吸一口氣而不得不停頓一剎那的話，校長是無法插進一句話的。

“告狀是毫無必要的，”他抓住了這一剎那，非常安詳地說。“我們今天就把他安頓在宿舍里，明天他就可以和大家一起開始正式上課了。”

“啊哈！他害怕了！”姑媽得意地想道。“我就知道和他們，和這些校長先生們該怎樣說話！”

彼得本人呢，紅着臉淌着汗，站在姑媽的椅子後面。他不好意思地替換踏着腳，把那雙新靴子弄得咯咯地响。他因為姑媽而覺得害臊，他的眼光明顯地在表示說，他彼得有這樣一個不安靜的姑媽，是完全與他無關的。

一会儿以後，季林被領到浴室去了。在剛要領取制服的

时候，瑞妮亞姑媽在儲藏室里出現了。她長久地、吹毛求疵地把上衣、褲子和大衣一件件地在彼得身上比量着，当她終於选定了一套时，管儲藏室的人才算輕鬆地透了一口气。

在飯厅里，姑媽把湯和第二道菜嗅个不休，但是找不到可以挑眼的地方，她低声地对彼得說：

“这是因为是第一次才給我們吃这样的菜。他們知道跟家長們开玩笑是不行的。可是往后他們就要开始煮蹩脚菜了。你把一切情形都写信告訴我。我要讓他們知道我的厉害！”

彼得一面左耳进右耳出地听着那些沒結沒完的教訓，一面和姑媽告了別，等到发觉自己已經在宿舍里一个明亮的大房間里的时候，才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声：

“总算走啦！”

聶司傑洛夫进宿舍比季林差不多迟了一个鐘头。他在浴室里洗了很久，而在領到制服、吃罢了飯以后，又跟阿列克賽·庫茲米奇一起在学校的寬敞的走廊里，在寬闊的、鋪着地毯的楼梯上来回走了一陣——仔細地張望着。

技师走进宿舍問道：

“这儿哪一張床是空的，孩子們？”

學生們指給他看了。

“你可以安頓了，尼古拉，”他以粗重的嗓音說，輕輕地摸了一下孩子的瘦削的肩膀，仿佛希望用这个手勢来鼓励新生似的。而在走出去的时候，他解釋道：“这儿都是第六班的。以后你就和这些同學們一起生活，一起学习。”

窗外，秋天的黃昏慢慢地降臨了。四周很靜。即使偶爾有一陣微風，也不能打擾那昏沉欲睡的白楊，這些發了黃的白楊樹，茫然若失地向窗子里窺視着，彷彿在傾聽青年人在談些什麼。太陽已經落山，而在高空中一片片細小的雲彩變得越來越紅。它們在捕捉着夕陽的余輝，而幽暗的秋夜已經從東方逼近過來了。

技師走了以後，尼古拉在窗邊默默地站了半晌，留神地凝視着白楊樹的黃葉和天空中玫瑰色的雲彩。孩子們也靜了下來，顯然在打量着這個新生。當他突然回過頭去和他們談起話來的時候，孩子們都興奮起來了。有幾個孩子放下自己的功課，圍住了聶司傑洛夫，開始詢問他從什麼地方來，叫什麼名字。

“烏茲洛伐亞來的。我爹媽都沒有了。有一個姊姊。她在鐵路上工作。我在那兒念完了七年制小學，就到這兒來了。”

“那你今天到學校里來臉上為什麼搞得這樣髒呢？”伏洛佳·克羅希柯夫問道。“喝，我也要笑了！真正笑死人啦！”

“傻瓜無論看見什麼東西都會笑的，”尼古拉回答說。“說你笑死人——這倒不錯。你看起人來活象個餓死鬼呢。”

從這時候起他就不再理睬伏洛佳。而伏洛佳罪疚地微微一笑，走開了。他絕對不認為自己是一個餓死鬼，雖然那個發育不全的身體，矮小的身材，和那張瘦削的、老是微笑着的滿布雀斑的臉，根本不能使這小伙子顯得更結實一些。

“你們自己知道，多餘的盧布決不會脹破衣袋，”聶司傑洛夫繼續說，彷彿在回答伏夫卡·克羅希柯夫的問題似的。“姊

姊給了我買車票的錢，可是我決定節約。我揩油乘了一次車，坐在煤水車上。一個熟識的司機——從前我老人家的伙伴——一聲不響就答應了。”

“老人家”這個愛稱，出在尼古拉口里有點奇怪，顯然他竭力想向孩子們表示自己是個經驗豐富的、有獨立精神的小伙子。

聶司傑洛夫把一路乘着煤水車來的情形講給他的新朋友聽，輕描淡寫地使別人知道，乘機車在他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了。他一點也不提到那骯髒的煤水車，也不提到自己和那位說現在他必需加強紀律的校長的認識經過。

聶司傑洛夫立刻就贏得了孩子們的喜愛。有的孩子甚至想，一兩個星期以後尼古拉就會成為他們的好同學，往後他一定會給自己挑選一個朋友的。和這種見過世面的人交朋友一定不壞……

可是很快就使人大失所望。

事情是這樣開始的：聶司傑洛夫打量了一下他的整潔的、鋪着灰色被子的床鋪，這張床放在門邊，在一個最不舒服的地方，他就向聚集在一起的孩子們建議說：

“誰願意換個地方嗎？”

有幾個孩子就走開了，別的几个都不吭一聲。

“你們怎麼啦？誰都不願意換嗎？”

“找傻瓜去換吧！”遠處角落里傳來一個人的聲音。

“當傻瓜自己要來的時候，又為什麼要去找呢？你過來，我們來看看，這種傻瓜是常有的……”

孩子們都笑了起來，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和尼古拉調換

地方。

“那末我們就来搬一个場。”聶司傑洛夫決定了，走到鄰居的床跟前，輕輕地把它拖过了几乎一公尺，把那只白色床几挪到了第二張床的床背后。

彼得走了过去，一声不响地把自己的床移到了原来的地方。

“哼，你知道，朋友，这样是不行的！”聶司傑洛夫說，他气得臉色发白，那对收縮起来的黑眼睛閃閃发光。他使勁把床推得更远，把彼嘉的包袱从床几上撞落下来，只听得包袱里的鸡蛋噼啪一声。“你搬搬看，暂时客气地給你說，你这个一普特的傢伙①！”

到这时候为止，彼嘉一直沒停止过咀嚼家里做的鮮紅的小面包，他不时从手提箱里把小面包一个个地掏出来，这会儿仿佛着慌了。他那对环繞着一圈粉紅色邊緣的淡藍眼睛，因为吃惊而瞪得圓圓的。“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姓的？……”季林不能想象聶司傑洛夫所指的不过是那孩子的結实的、吃了姑媽作的餡餅長大起来的体格。然而尼古拉的执拗精神毕竟对彼嘉发生了作用。

“我可以搬过半公尺，再多就不行了，”他容忍地望着聶司傑洛夫說。

有人格格笑了一声，其余的人都斜眼睨着好說話的彼得。他們对于这种讓步都不以为然。誰都不願意干涉這場爭吵，

① 彼得的姓 Гирин 和 гирия (法碼、秤錘) 一詞的詞根相同，所以聶司傑洛夫称季林为“一普特的傢伙”，有輕視之意。一普特約重十六公斤。

然而很多人都認為不應該放任這個強項的聶司傑洛夫。一個這樣的人到了班里——就開始整頓起秩序來啦。

“好吧，給你開玩笑的！你就搬過半公尺算了，”尼古拉非常平靜地說。“我到底可以離門兒遠一點了。”

然後他又走到窗前，把窗子大大地打開。襲來了一陣強烈的秋寒。聶司傑洛夫嘴里出現了一支揉皺了的烟卷。他掏出火柴，點了火抽了起來。有一個小伙子正伏在桌子上寫信，他抬起頭來用一種不愉快的高聲音教訓似地說：

“你大概不知道學生守則吧？你到走廊右首去看看。學校里不准抽烟，這儿宿舍里就更不用說了。”

“說得對，柯馬洛夫！”有人支持他說。

“是老相識啦！”聶司傑洛夫認出柯馬洛夫正是那個被他絆倒在地板上的小伙子，心里這樣想道。他用毫不在意的眼光對柯馬洛夫打量了一下，老練地吸了一口，并向烟頭的火光吹了口氣說：

“你不配管教我。”他又吸了一口，已經不是把烟噴到開着的窗外去，而是噴在房間里，他盡力地朝柯馬洛夫的臉噴去。

孩子們又靜了下來，等着瞧這場爭吵究竟怎樣解決，究竟誰占上風。柯馬洛夫也認出了聶司傑洛夫就是那欺侮過自己的人。但是他不願意在同學們面前提起那件在走廊里發生的事，不願引起大家哄笑。然而，一定得使這新生服貼，並且把全班同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。

“別充好漢，別充好漢！”柯馬洛夫用故意裝出來的刺耳聲叫喊道。“反正你總得把烟丟掉的。”

“抽完了我就丟掉，”聶司傑洛夫平靜地回答道。“到底不是所有的時間嘴里都銜着烟頭的。你別來糾纏我，醃母雞！……不知道你們這兒都是這種人呢，還是你們中間還有好樣兒的小伙子？”

“弟兄們，他原來是這號子人呵！”克羅希柯夫插嘴說了一句，馬上就走得遠一些，以防萬一。

這時候，一個黑頭髮的強壯小伙子吸住了所有孩子的注意。

“我們中間就有很多好樣兒的小伙子！”他昂然走上前去，把制服拉挺，爽朗地說。“你可以認識一下：維克多·拉祖瓦也夫。”

他自告奮勇地和聶司傑洛夫交鋒，目的不僅是為了要處罰那個肆意妄為的新生。維克多想以勇敢來贏得其餘的孩子們的同情。

“好吧，咱們逛逛去，”聶司傑洛夫樂意地同意說。“香烟的事等我回來了再談，”他對柯馬洛夫說。

他們出去了。有幾個好看熱鬧的孩子想跟着他們去，但是柯馬洛夫把他們勸住了。全班的孩子都聚集在他的周圍。

“我們對他們該怎麼辦呢？”有一個孩子問。

“應該立刻去報告校長，”柯馬洛夫建議道。

“我聽人家說過，校長是不許誰告誰的狀的，他說：‘他自己一切都看得到，一切都知道’，”伏夫卡·克羅希洛夫說。

“依我看，他除了感謝以外，決不會說別的什麼話的，”季林支持柯馬洛夫道。

“你別以為在這兒任何一次告狀都會得到象你手提箱里

的小面包那么多的感謝。你啊，一定是啃面包啃得累了。”

大家都为伏夫卡的中肯的評語笑了起来，而柯斯嘉·吉霍米洛夫却說：

“我們應該自己來感化他，不要去告什麼狀。”

“感化這種人！”柯馬洛夫尖聲叫了起來。“你馬上可以看到他是怎樣‘感化’拉祖瓦也夫的了。”

“啊，你又要亂叫亂嚷了，柯馬洛夫！耳朵都聾啦……”說着伏夫卡就用手掌掩住耳朵，第一個從柯馬洛夫身邊走開了。

彼嘉·季林不再從手提箱里掏出小麵包，他坐在自己的床上思考起來：“唉，這算是到了班裡了！”念頭不知不覺地把他帶到了家裡。想起了親切可愛的、可是永遠忙忙碌碌的母親，吵吵嚷嚷的瑞妮亞姑媽，父親，討厭的小弟弟薩沙。現在他願意把一切都放棄掉，只要能夠回家！簇新的制服，全部的現款，還有那裝着小麵包的手提箱——一切都可以不要！他情願自己徒步走回去，只要能夠回家！他甚至想大哭一場。鼻子里酸酸的，兩顆淚珠從眼眶里直滾出來。彼嘉害怕孩子們看見他，就用拳頭把兩頰揩干。

剛才他還不耐煩地等待着瑞妮亞姑媽離開，現在却甚至懷着溫柔的心情在想念她了。這會兒她大概上了火車，一定又在和什麼人起勁地談話了。到了午夜，她就會在家裡的廚房里喝茶，而母親和父親就會開始詢問她，他們的彼得安排得怎樣……或者——自然是偷偷兒地——到火車站乘車回去吧。但是父親母親會說什麼呢？況且姑媽已經把那個裝着衣服的包裹帶走了，而穿着公家制服是不能從學校逃跑的。

一陣突然厲害起來的喧嚷聲使彼得撇開了煩惱的念頭。

聶司傑洛夫和拉祖瓦也夫走進房間里來。兩個人都很狼狽，但顯然是那個新生打了勝仗。彼得和很多孩子都衷心地希望維克多·拉祖瓦也夫能夠成功，對他怀着期望，而結果却是他們這位最強有力的同學吃了敗仗。可是最令人驚奇的是，聶司傑洛夫和拉祖瓦也夫出去時是敵人，而回來以後兩個人的情緒都是非常好。維嘉溫柔地在撫摸着眉毛上面那個相當厲害的青痕，而聶司傑洛夫向孩子們要到了針綫，開始靈巧地縫鈕扣。做完了這個工作之後，他用眼睛尋找柯馬洛夫，說：

“現在可以談談抽煙的事了。這干你什麼事呢？我並沒有把抽剩的煙蒂頭塞到你嘴里吧？”

“可是你要明白這兒是禁止抽煙的。校長要知道了，不光你一個人要挨罵，全班的人都要挨罵呢。你以為我不抽煙嗎？是沒有法子才戒掉的呀！”

“是良心責備呢，還是有什麼別的原因？”

“我約束自己遵守規則，不去違犯它。”

“那他們一定選你當什麼領導職務了。”

“他是班上的團小組長，”柯斯嘉·吉霍米洛夫從自己的角落裡解釋道。

“啊，我就知道是這樣！全校的團組長嗎？”

“不是，只是我們第六班的。全校的團組長是戈羅傑茨基。那你是團員嗎？”

“暫時還不是。不久就要加入了。只要我提出申請——他們就會接受的。到那時候我就和你同樣的條件來談規則了。”

“‘不久就要加入了’！”柯馬洛夫摹仿着說。“你妄想！共